

書市行情

●項青●



八月份書市場有個奇異的現象：市面上的交易量不多，但新書的出版量却不少。也就是說，書雖然賣不動，但新書却「生產」得很起勁。這其中的緣故，主要是下個月開始，排字以及印刷工資，將要上漲百分之二十到四十，許多出版社便趕在印工漲價之前，快快把書印出來。等將來印工上漲之後，書價便要提高了——一本三十二開，二百頁左右的書，定價將是八十元。

新書出現得過多的另一個訊息，是九月份逢上各大中學的開課旺季，所以八月份的書市，顯出忙錄前的寧靜，與旺之前的蕭條，書店冷冷清清，各角落上堆疊大包尚未打開來整理的新書及教科書。

台灣出版界有一個特點：除了一些花花綠綠的軟

性小說，以及幾家比較有理想的年輕的出版社而外，市面上「來源不明」的翻版書特別多。所謂「來源不明」，是說出版人「不必付版稅」，沒有作者姓名，其實讀者對其「來源」很明白。這些書，成本不高，經常在學生羣中，十分暢銷，課餘且引為熱門話題。

本次國建會文化組曾經就台灣出版界的這些畸形現象提出建議：第一是「有限度開放三十年代文學」，第二是統一「禁書」的「查禁機構」，並應公布查禁的理由。

建議很不錯，只願有關單位快快具體的實行，否則任出版界如此雜草叢生，總印些「妾身不明」的書，徒然的貽人話柄。書是因為有人買，有市場，所以才有人肯「盜印」。「三十年代文學」不開放作品，而市面上又流通著那麼多研究三十年代文學的書刊，

自然而然引起學子們好奇與找尋的心理；有關單位不可不三思。

□ □

有人說「有限度開放三十年代文學」這句話，本身有問題。若說「有限度開放」，早就開放了，我們早有各樣「研究」與「評傳」，像「魯迅正傳」、「蕭紅評傳」、「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」，但是作為研究對象的「作品」本身，却是不開放的。這對於孜孜於文學書的知識青年真是尷尬的場面，如果讀不到「紅樓夢」本身，我們讀遍各家「紅樓夢研究」有什麼意義？

本月份，成文出版社即推出一套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」，目前已出版二輯共二十本，包括「三十年代作家記」（陳紀滢），「三十年代文壇與左翼作家聯盟」（陳敬之）。以及，被查禁的「圍城」（錢鍾書），却並不排斥討論的「圍城研究」（周錦）。

二十本新書剛出版不到一個月，尚不知確切的銷售情況，倒是本月份類似的新書不少，時報文化公司也出版了二本——

① 新文學作家列傳（趙聰）

② 五四文壇泥爪（趙聰）

③ 蕭紅評傳（葛浩文著，鄭繼宗譯）

□ □

本月份新書出版最多的一家，應是「時報文化出版公司」，首先，八月初即推出了一批小說界的「新人新作品」——

① 張貴興「伏虎」

② 江彤晞「清水海岸的冬天」

③ 陳雨航「天下第一捕快」

④ 詹明儒「進香」

⑤ 黃凡「賴索」

⑥ 張大春「鷄翎圖」

這幾本書的作者全是年輕一輩的小說作家，是「時報文學獎」得獎的新人，其中以黃凡的「賴索」被談論得最多，銷路也最好。

其次，時報更出版了十來本裝訂設計都頗用心的「文化中國系列叢書」，包括八月下旬才推出的「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」七大本，在書市場很寂靜的時候，時報的「多產」，而且肯在質與量上都求其「够水準」，很使人刮目相看。

「鐘聲21響」（阿圖著）在一陣熱潮之後，響聲已經越來越小，市面上銷售量幾乎接近尾聲。暢銷書就有這個特點，總是忽熱忽冷，一陣熱鬧，却很快就沉寂下來。

單就銷售數字而論，繼之而起的是瓊瑤的「聚散兩依依」。「皇冠叢書」挾其龐大的產銷機構，成本低廉，迎合大眾，是出版界的強打。

而最近書店的架上，像雨後的蝸牛，突然冒出來許多似乎相識又明明不相識的新書：赫然是「傳鐘22響」「鐘聲23響」諸如此類叫人會心微笑的書名。內容不同，書名相類當然也沒有誰能禁制，但想來有骨氣的出版家，必不肯「拾人牙慧」。檢別人已暢銷的現成書名，不免給人一窩蜂的投機嫌疑或印象，當然，這些話，意不在批評，而是希望鼓勵出版人有更高的「創新精神」。

本月份書市場的暢銷雜誌，是封面叫人十分眼熟的政論雜誌「暖流」。「暖流」一上市，即躍升為同類雜誌中銷路最好的一種。分析它好賣的原因，當然

很多，並不是因為它的內容有任何謾罵或言詞偏激之處，相反的，書內好幾篇文章說理周延，文辭與態度尚稱穩健。我們撇開政治因素不談，就雜誌論雜誌，「說理冷靜穩健」實在是各類政論雜誌應予偏重的正確路線。

大學區附近的常銷書，近來是龍田出版社的「五四運動史」（周策縱原著），方東美的著作，以及經世書局出版，張玉法編譯的「現代中國史」。

前一陣，胡秋原著的「文學藝術論集」頗有讀者，近來，却是曾與胡秋原打過筆戰的徐復觀的新書較受歡迎。徐復觀雜文集共四本，「憶往事」、「記所思」、「看世局」、「論中共」。

大地出版社有新書一批本月中面世，他們是①林肯外傳②思果的「香港之秋」③劉靜娟的「眼睜深處」④快樂的成長⑤汴橋的「我看美國佬」。

已讀「我看美國佬」的讀者，一般評語很不壞。台大旁邊，思果的散文集却賣得較多。